

霍布斯鲍姆

新千年访谈录

ERIC HOBSBAWM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意〕安东尼奥·波立陶 著

INTERVIEW ON THE MILLENNIUM
WITH ANTONIO PLITO

新华出版社

霍布斯鲍姆

晚年访谈录

作者：霍布斯鲍姆、詹姆斯·霍姆斯

译者：霍布斯鲍姆、潘世明

■

历史学家的自传

霍布斯鲍姆：

新千年访谈录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意] 安东尼奥·波立陶
殷 雄 田培义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 /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等著 / 殷雄、田培义译 . - 北京：新华出版社 . 2000. 12

ISBN 7 - 5011 - 5012 - 5

I . 霍… II . ①霍…②波…③殷…④田… III . 国际问题 - 研究 IV . D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2471 号

京权图字：01—2000—3917 号

霍布斯鲍姆：

新千年访谈录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意] 安东尼奥·波立陶著

殷 雄 田培义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63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 - 5011 - 5012 - 5/K·330 定价：18.00 元

序 言

“在某种程度上，对未来进行一番预测，这是值得的、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接受意大利记者安东尼奥·波立陶的采访，对新的千年进行考察，为新世纪的开始确立一些指导方针。霍布斯鲍姆在其《极端的年代——短暂的 20 世纪》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关于历史时期的著名划分方法，根据这种划分方法，本世纪在 10 年前就结束了。因此，我们能够从本世纪最后 10 年中的一些事件中“学习一些有关新纪元的东西”。

首先，正如 20 世纪这个“短暂的世纪”那样，新世纪是以战争开始的，巴尔干再次成为导火索。但是，霍布斯鲍姆认为，不能将传统的分析范畴应用于科索沃战争。“关联比较大的是战争与和平的性质，这种性质在 20 世纪结束时就发生了变化了……巴尔干局势的新颖之处在于，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之间的区别、战争状态与和平状态之间的区别已经消失，或者将要消失。”从

19世纪直到冷战结束，存在着一些指导国家间关系的规则，这些规则到今天为止不再有效了。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战争，它们潜移默化地受到电视的控制与影响，而且作战方式是以高技术为主。霍布斯鲍姆非常怀疑科索沃战争的“伦理”特征：“我认为各国政府并不是为了是非而打仗——北约进行干涉的真正原因，是为了确定它自身在冷战后的角色。”

霍布斯鲍姆分析了多民族国家的危机以及民族主义的高涨，并且谴责了那种因歪曲历史而制造国家神话的行为：“现在有一种风气，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对过去进行篡改。”自从18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国际关系体制，迄今为止仍然支配着世界，有时是殖民主义，有时是核恐怖，他对这种体制危机也表示忧虑。能够取代这种体制的是什么呢？是美国吗？我们是不是正在向另外一个美国世纪进发？霍布斯鲍姆认为不是，“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太大、太复杂了，单个国家已经不能够支配它了。”在美国的革命传统中具有一种固有的倾向，就是那种全球性政府的“妄自尊大”，这种倾向是危险的，“美国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够越早制定出一项适合于超级大国的政策，因为过度地炫耀力量再也不是以支配世界了。”

对于全球化这个本世纪最后10年最典型的现象，霍布斯鲍姆对那种“一厢情愿”的普遍乐观主义不表苟同。全球性经济体系的推行是以标准化为基础的，这种

体系迟早会与世界的多样性和民族国家的政治主权发生冲突。此外，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鉴别全球化的不可逆性是错误的，因为它引发了 1997—1998 年的严重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再也不会复活了。俄罗斯就是这种失败的一个特殊例子：“这是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个国家，一些人突然决定完全采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体制，最后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即一场真正的文明危机……今天，我们不能像评说两次世界大战遭到惨败的德国那样来评说俄罗斯，它目前到了关键时刻，但是，这个国家迟早会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只是不知道这个从欧洲一直延伸到太平洋的地区将在 21 世纪发生什么事情而已。”

霍布斯鲍姆考察了欧洲左翼政党的责任与未来。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结束以及共产主义模式失败之后，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这些政党还没有从危机中恢复元气，因而霍布斯鲍姆对一些领导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例如，认为托尼·布莱尔“继承了撒切尔夫人的衣钵”，拉方丹“由于过分左倾而不切实际”。这位历史学家对克林顿和沃伊蒂瓦也进行了评判，认为前者“将不可能制造历史”，后者是“唯一有勇气批评资本主义的名人”。他对法国的模式深表赞赏：“若斯潘是对的，市场经济是好的，但市场社会则是不好的。”虽然团结友爱的概念被私人利益所击败，不再是左翼的

统一价值观了，但它必定会被人们重新记起，公平仍然是一种可行的目标，“今天，这一目标意味着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财富被国家与公共权力机构重新分配，而市场是不能履行这种职责的。”

尽管如此，全球化还是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并且促进了一种具有新的显著特点的**全球通俗文化**，这种文化是跨国合并、麦当劳、贝纳通以及像英式足球这种大众娱乐形式的混合物。霍布斯鲍姆认为，这种文化强于地区与地域文化，而且这种同化将继续进行；他分析了这种同化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结果：幸福、社会等级制度与营养供给，“今天全世界公民的生活比他们的父辈或者祖父辈要舒适得多。以前的世界从来没有这么富裕过。”现在的问题是不平等指数的增长以及全球化对自然与环境的过度依赖。食物短缺将不会导致人类消失，特别是当世界人口在 2050 年达到预计的 100 亿时也是如此。但是，如果要预测于 1999 年 10 月 12 日出生的第 60 亿个孩子的命运，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生活将完全依赖于他将出生于世界上的哪一个地方。今天的环境已经彻底变化了，不再有自然的生活环境，而是变成了一个人工制造的生活环境。不要沉湎于悲惨的预测之中，而是有必要与这种变化达成一种妥协，即开始重建一种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

在感情色彩浓郁的最后一章中，霍布斯鲍姆表达了他对即将开始的世纪、他那新生的孙子将要生活的世

纪的希望。这匣历史学家对他在共产党内的政治生涯进行了清晰的分析，虽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分析中仍然是有效的，但他也承认“我所信奉的体制不起作用了”。他解释了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虽然他在 60 年代就断定“梦想已经破灭”，但他决定不脱离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并不等于俄罗斯，而是人类现代文明传统的一部分，它是伴随着启蒙运动而诞生的，并且在大革命的年代里得到发展。”

对于 20 世纪，有可能这样来描述，即它已经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和最差的世纪，这种非同寻常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它的巨大灾难方面，而且表现在人类的进步方面……但是，显著的经济活力已经使公众组织发生分裂，基于这个原因，我对新的世纪并不乐观。”

目 录

序 言	(1)
绪 论 历史学家手中的水晶球	(1)
第一章 战争与和平	(10)
第二章 西方帝国的衰落	(46)
第三章 地球村	(89)
第四章 左翼留下了什么?	(132)
第五章 人类共有的地球	(164)
第六章 呵! 可爱的意大利	(196)
第七章 1999 年 10 月 12 日	(221)
结 论 展望未来	(243)
附 录 霍布斯鲍姆小传	(256)
译后记	(270)

绪 论

历史学家手中的水晶球^①

波立陶：虽然我并不打算使您变成一位先知，但我们这次采访的目的，就是为了鉴别即将开始的世纪的一些发展趋势。我之所以向您请教这些问题，并不是把您当作一位占星家或者预言家，而是把您当作一位著名的职业历史学家，这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您在您的著作中写道，“在某种程度上，对未来进行一番预测，这是值得的、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并且这个“预测的任务”被历史学家错误地疏忽了。按照孔德^②

① 西方占卜士用来预言未来的方法，宣称只要凝视水晶球就可以预知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这里用来形容历史学家对未来进行预测的方法。——译者注

②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流派的创始人（1798—1897）。于1839年提出了社会学的名称，把社会学划分为社会静力学（说明社会内部的和谐状态）和社会动力学（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由于他的社会学以进步和秩序作为两个基本概念，为社会寻求安定发展，寻求社会与个人的和谐局面，因此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后市民社会安定时期的理论。主要著作有《实证哲学教程》、《实证政治体系》等。——译者注

的解释，您所说的预测是我们所拥有的知识的一部分。阐述未来也是有益的。众所周知，奥地利无法逃脱被希特勒吞并的厄运，您的岳父于1937年将他的生意由维也纳转到了曼彻斯特。遗憾的是，并没有更多的犹太人能够做出同样的预测。根据您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您是否愿意尝试从20世纪的结合点开始、从过去与未来的结合点开始，概述一下新千年的总体发展趋势？

霍布斯鲍姆：我们经常问一下自己，未来将会通向何方，这是我们生活与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有可能，我们大家都要进行这种尝试。然而，预测未来必需以过去的知识为基础。未来的事件必定与过去的事件有某种联系，这就是历史学家的用武之地。他们并不是追逐利益，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并不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去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历史学家们可以尝试揭示过去那些重要事件的要素，并且鉴别出这些事件的发展趋势与存在的问题。这样，我们虽然肯定会有所保留，但必须试着进行预测。我们必须明白模仿算命先生所面临的危险。不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我们都需要懂得未来的许多事件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尽管如此，我认为只是一些个别的、特殊的事件是不可预测的，而历史学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要理解这些事件是如何重要，以及它们将会如何重要。有时候通过分析可以揭示出这些事件的重要意义，有时候则不能。

例如，对于一家保险公司来说，我们坐着谈话的这间房子是否会在下周烧毁，这并不重要。而对于所有的保险公司来说，为了使它们的生意能够获利，需要知道这间房子失火的总概率。另一方面，我作为这间房子的主人，知道在今后几天内它是否会着火，这就更加重要了。此外，如果 20 位年轻女子与 20 位年轻男子在夏天去野营，那么在他们之间建立关系的概率将会很高。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谁与谁之间没戏。但是，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或者社会科学家来说，这就是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我们所关心的是发生某一事件的概率。有时候一些事件对于旨在进行预测的历史学家来说并不重要，有时候却很重要，而且这种重要性还非常显著。这些因素就是预测的局限性。

因此，在这个谈话中，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讨论今天出现的问题，并且确定这些问题出现的概率。有时候出现这些问题的概率将非常高，而其他问题则可能被完全不可预测的事件陷入混乱。就拿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①这件事来说吧，即使我们尚未了解这起事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但它肯定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样确定

^① 1999 年 5 月 8 日凌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和《光明日报》社记者许杏虎、朱颖夫妇不幸以身殉职，20 多人受伤，馆舍严重毁坏。北约的这一暴行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尊严，并且成为国际外交史上最黑暗的篇章。——译者注

无疑的是，这起事件是根本不可预测的。

波立陶：我请您对下世纪进行预测的第二个理由，是因为您是一位历史学家。您将 20 世纪定义为“短暂的世纪”，即从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推迟开始，以 1991 年苏联的解体而提前结束，这使您闻名于世。如果您的这种历史时期的划分方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已经在新世纪生活 10 年了。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素材来概略地描述这一点？这种新纪元的特征现在可以确认了吗？或者说我们仍然处于结果难料的过渡期吗？

霍布斯鲍姆：这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我选择 1991 年作为这个短暂世纪的结束（在某种意义上说，将 1914 年作为这个世纪的开端则更为容易），但是，当我于 1994 年撰写我的书时，这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我选择那个日期，主要是为了图方便。确切的日期对于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说教或者从方便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说，总是重要的。让我们以科索沃战争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北约轰炸的第一个晚上^①作为战争的开始，这当然是可以的；然而我们知道，科索沃危机可以回溯到许多年以前。1992 年，我们已经知道科索

^① 1999 年 3 月 23 日晚，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开始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这个主权国家进行野蛮轰炸。——译者注

沃危机将要变得严重了，而且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利益。华盛顿将美国的这些利益正式通知南斯拉夫，并且甚至通过向马其顿派遣军队而更加清楚地表达了对这些利益的关注。然后，波斯尼亚危机使一切事情都变得不重要了。不过，随着那场危机的结束，我们可以确定，塞尔维亚开始进行种族清洗以及科索沃解放军爆发武装反叛的日期，就是战争开始的日期。

换言之，挑选一个特定的日期是一种惯例，并不是历史学家所刻意追求的东西。短暂世纪的结束，只有一个明显的指示器。我们知道，自从1973年^①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现在仍然认为，而且如果你相信的话，在康德拉捷夫^②的长波理论中，这个时期

①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产油国以石油为武器，采取石油减产、禁运、提价、国有化和增加本国在石油垄断企业中的股权等一系列措施，并在斗争中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其他产油国的联合行动，沉重地打击了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史称“石油危机”。——译者注

② 尼古拉·康德拉捷夫 (Nikolay Kondratyev, 1892—1938)，一译康德拉季耶夫，原苏联经济学家与统计学家。他对主要西方国家从1790—1940年的历史进行研究，发现经济活动从起到落的周期大约为50年，就像一个长波。这就是所谓的“康德拉捷夫波 (Kondratyev's waves)”或者“康德拉捷夫周期 (Kondratyev cycles)”。1920—1928年在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从事教学并在企业活动研究所任主任。在此期间，帮助制定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虽然同意“新经济政策”，但反对农业全盘集体化，并批评斯大林计划中工农业不按比例发展。1928年被革除在研究所的职务，两年后被捕，1931年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1938年复审时被判处死刑，死亡的日期与地点不详。1987年，他与许多其他无辜者一起被彻底平反昭雪。——译者注

注定在 19 世纪的某个时候就结束了，至于到底何时结束，并不清楚。我认为，新世纪在 10 年前苏联解体时就开始了，而且与一个严重的危机，即西方国家的经济萧条相一致，从而为时代的变革选定了一个合理的日期。然而很明显，随后在 1997—1998 年也爆发了经济危机，从而标志着本世纪的结束。只有在某一个时期已经结束好长时间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知道这个时期到底是何时结束的。

例如，我们可以说，在 1945 年与 70 年代初期之间，世界经济经历了相对较小的波动；自从 1973 年以来，我们再次发现我们自己处于非常剧烈的变动时期：1980—1982 年、1990—1991 年和 1997—1998 年的危机期。很可能有某一种相似的趋势是为我们的未来所储备着的，这就难于为一个时代向另外一个时代的转变规定一个准确的日期。同样清楚的是，苏联解体的影响是严重的、持久的。我相信这一点，在我的著作中曾写道，它将会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但我并不把它看得太重。如果我今天能够重新撰写《极端的年代》一书，那么我在预测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远的将来突然在全世界扩张时，将会更加谨慎。作为苏联解体的结果，这种演化甚至比我在书中的预测还要进一步推迟。所有这一切，都很难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否真是来自于“短暂”的 20 世纪。

尽管如此，对于新时代将是一个什么样子，我认为

我们已经了解一些了，因为未来的某些政治与经济特征已经较为清楚。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说已经生活在新世纪了，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国际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非常清楚的是，东方共产主义政体的转变是一种真正的历史性突变，今天的世界被这些事件的效果所支配。这样，我们就可以试着对这个新时代说点什么。

波立陶：您的这种历史信仰，即这种能够从过去洞察未来的雄心来自何处？我的意思是，谁是您的老师，谁引导您爱上历史学家这个职业的？

霍布斯鲍姆：我之所以喜爱历史，首先是因为阅读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我的意思是说，马克思让我明白，历史是一种工具，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被马克思的思想所折服了，即历史是可以从总体上加以观察与分析的，并且它具有某种特征，我不能说它就是法律，因为那样会很容易引起人们对老派实证主义的回忆，而是说它具有结构与模式，是人类社会在长期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

我必须要说，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的老师对这类历史不感兴趣，我却开始学习这门学科，而且事实证明我相当擅长这门学科，我也因此而喜爱上了它。我也研究社会学与人类学，它们同样是与社会演化相关的学科。我认为我从迈克尔·波斯坦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